

## 联合国会议 加政府关注中共强摘器官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2014年3月12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5届大会上,加拿大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提出中共强摘人体器官之践踏人权的罪行。人权委员会加拿大代表罗里女士发言的力度和特点让与会代表印象深刻。罗里女士在发言中并表示,将继续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

大会上,中共官员的说辞再次自相矛盾。与以往一样,中共官员拒绝承认强摘器官。但在移植器官的来源上,中共说辞始终前后矛盾,据香港《明报》3月12日报导,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证实,截至目前,大陆仍有死囚在自己及家属不知道的情况下“捐献”器官,并首次披露,死囚器官的“捐献”都是医生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加拿大代表罗里女士(右)表示,继续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及活摘器官问题。

跟“局部的人”,包括法院和武警来沟通,无法说清道明。2012年,黄洁夫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英文文章中承认:“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

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2006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中说,数据显示,在截至2005年的5年时间内,来源不明的器官移植数量是41500例,这个数字只能用被活摘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才能解释。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谴责。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

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

2014年3月5日,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意大利政府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并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展开全面调查。

2014年2月26日,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在本年度的全体大会上,议员们全票通过了HR0730号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该决议“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全力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要求美国政府禁止任何参与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进入美国。”◇

## 加拿大圣派翠克游行 法轮功受欢迎

【明慧网】2014年3月16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市第27届圣派翠克(St. Patrick)节游行在市中心隆重举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连续八年应邀参加,受到中西方观众的欢迎。多伦多副市长凯利(Norm Kelly)说:“这乐队(天国乐团)的音乐总是那么美好。”有两位华人观众跟着天国乐团,来自广东佛山的容先生竖起拇指说:“你知道吗?这个队伍是这个游行里最棒的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最值得捧场



的一个。非常震撼!我们跟着走就是感受那种震撼。”来自广州的仲先生说:“这在中国是无法看到的,在中国他们受着很严重的迫害。我们才来三个月,今天很幸运看到了,所以我们忍不住就一直跟着走。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啊。你看老外多高兴,多欢迎他们。我们真正看到了法轮功弘扬世界的阵势。”◇



# 清华教授：寻觅中我找到了法轮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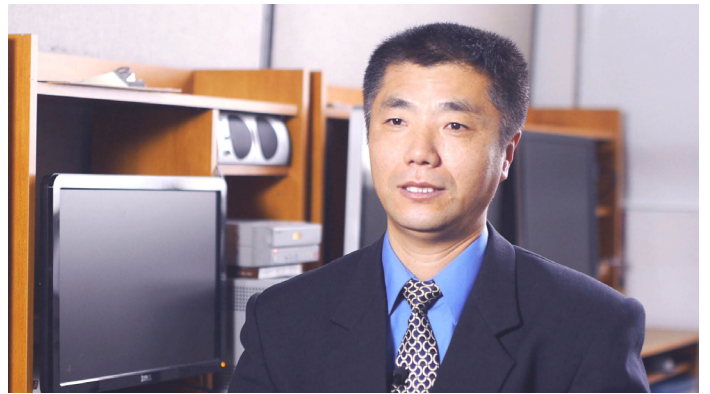
【明慧网】须寅教授于1995年研究土木工程中的力学课题，获博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执教13年（直至2008年遭中共劳教迫害后，离开中国），在学期教学评估中，须寅多次名列全校教师排名的前5%，是深受学生欢迎和尊敬的教师。

须寅教授说：“在共产党制造的历次运动中，众多中国人受到伤害，几乎涉及到中国的每个家庭。特别是‘6·4’学生反腐败走上街头，却惨遭屠杀；清华学生在主楼祭奠三位死者，遗体未寒，而中共国务院发言人在广播和电视中却说‘未死一人，未发一枪’，欺骗世界。我在思考，我在痛苦中寻觅：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寻觅中，我找到了法轮功，我惊喜地发现《转法轮》一书讲的是教人修炼自身的道理，用‘真、善、忍’启发人的善良本性。法轮功提倡从内心约束自己做个好人，这功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刚开始教书时，须寅超负荷工作，承担着两门课程的教学，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并担任一个本科毕业年級的级主任。当时他在北京没有住房，孩子又刚刚出生，加上工作压力大，造成神经衰弱，每晚很难入睡。

自从1995年须寅接触到了法轮功，他说：“我一天



须寅教授

就看完了《转法轮》一书，看完后什么都明白了。那叫一个轻松啊，倒头就睡着了，从此再没有失眠过。”

“修炼法轮功后，精神状态特别好，身心健康了，工作效率也高了。”因在工作中表现优异，须寅数次获得清华大学校系先进工作者、多个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学期结束后，在学生给予的评估中，须寅多次获全系最高分。有学生在评语中写道：“须寅教授是我从中学到大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 “公司里唯一过了金钱关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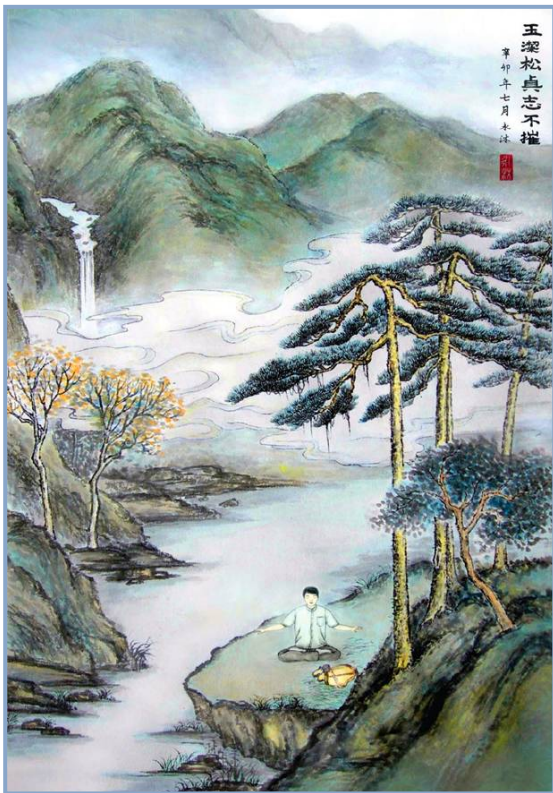
【明慧网】2006年，我到了现在的公司。一个月后，国安警察将公司老总“请”到他们的车上，要老总注意我，要有什么动静及时报告。老板很厌恶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当场回复：“他信什么，这是他的事，我们用他只看他的工作能力。他要有违法的事，那也是司法机关的事，个人生活和信仰我们公司无权干涉。”

工作中，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处事待人，每年一百多万元IT设备采购，我都是以最低的价格购进，从来不吃一分钱的回扣。有时厂商送来几百、几千元的“感谢费”，我都如实上交财务。哪怕是赠送一只水杯，一盒月饼，我都交给公司。老板也从他的渠道了解到：我在外采购时，同样的品牌，我买的价格确实是最低。

供货商们也都知道我的品性，习惯了我从来不虚开发票的作风。这些传到老板耳中，他对我更加信任。有时其它部门需要的一些昂贵的非IT设备，老板也指定我去采购。几乎每次公司大会上，老板都会说我“是公司唯一一个过了金钱关的人，是公司道德水平最高的人”。

我本来是部门经理，但是一年之后，老板将我的工资提高到了仅次于老板的水平，高于所有的部门经理。

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通过技术创新，为公司每年节约直接成本近一百万元。听老板讲，开始几年的逢年过节，国保警察都来问我的情况。老板每次都说：“这个人很好啊，工作能力很强，品德很高，非常敬业。”警察后来再也没来过。（文/西南大法弟子）◇



水墨山水画：玉洁松贞志不摧

# 退伍武警：揭开法制培训中心的画皮

【明慧网】我退伍前曾经在北京某部当武警。二零零三年，我们在位于大兴区的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执勤。这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的情况，虽然是想起来心痛、不堪回首，但今天觉得很有必要讲出来，告诉给现在这个世界上与我过去同样麻木的人，希望大家觉醒过来。

初到北京首都的法制机构执勤，我感觉非常光荣自豪，可没想到我真守护的不是庄严神圣的法制，而是堂皇外表下无法无天的无理智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我很愧疚，有很大的负罪感。

尤其是这些年，随着法轮大法真相在家乡的广泛传播，我越来越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我也越来越感到参与了犯罪，现在我把看到的这个打着法律旗号干着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牢狱中的罪恶讲出来，向法轮功学员致歉，这是我的心里话。

## 隔绝

二零零三年夏天，区县国保送来了一个小伙子，他被关押在二楼阴面中间的一个房间，他叫崔湘君，是个教师。这个小楼房二、三层都是一样的单间，每间都是一样的布置，室内有一个直接放在地上的床垫子，被关押的人晚上用来睡觉，白天要求笔直的坐在床边，室内没有任何其它物品，四面的墙都做了软包，让里面的人想自杀自残都不可能。门的对面墙中间是和我们普通一居室同样的窗户，不同的是它的窗帘永远是挂着的，这让被关押的人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如果需要，随时可以让人感觉不到白天黑夜的区别，使长期关押在这里的人感觉到与外界完全隔绝，从而恐惧产生绝望的情绪。

我们两个武警每间门外一边站一个执勤，楼道里还有一个带班的领导来回巡视。门的上方玻璃被贴上隔层，中间留下一个二三十厘米的小方框，作为我们观察的窗口。我们要求很严，不能与任何人谈话交流，我们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的任务只管警戒，进去的人凭证件登记进入，里面有什么情况也要记录。法制培训中心的人管生活，北京市国保大队的人管监押，市 610 和劳教所的人负责教育转化，形成四方联合的所谓“执法”。

崔湘君被关押后为抵制迫害，一直绝食绝水，看起来非常消瘦虚弱。

## 野蛮灌食

几天以后，就开始给崔湘君强制灌食了，医生进行鼻饲，就是用软的橡胶管从鼻子插进去。他不让灌食，国保警察就过来把他绑在约束椅上，一种特别制作的大铁椅子，就是一个刑具，用绳子把身体和四肢都紧紧捆在椅子上，人一点都动弹不得。崔湘君就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声音非常大。

国保警察听他大喊，慌张地赶紧跑去关窗户，跟做贼怕人知道似的。有的警察就抽他的嘴巴，啪啪不停地打。每天灌三四次。几天以后，医生直摇头，管子拉出来有血丝，得多痛苦啊！再插应该插不了了。

## 毒打、不让睡觉

负责崔湘君教育转化的是四个警察，他们是魏××，团河劳教所的警察，四十岁左右，因为他认识崔湘君，大概是崔湘君在那里被劳教过；杨××，将近四十岁，可能是国保的，家就住在大兴，听说是东北人，原来还是中学老师；张××，四十多岁，可能一直是天堂河劳教所的警察；还有就是年轻的李××，应该是新招来的大学生。

每天他们就是轮流和崔湘君

“谈”，看样子，应该是没什么进展。有一次，谈话中杨××，打了崔湘君好几个嘴巴，崔湘君就大喊：“警察打人啦！”“警察打人啦！”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不让崔湘君睡觉了，夜里开着很亮的灯，让他分不清白天黑夜，两把椅子，崔湘君坐一把，警察对面坐着，他们每人轮班，崔湘君一闭眼，就捅他，看着不让睡觉，连续好几天。我当时就想，他本来就绝食绝水，再不让他睡觉，这不都是挑战人体极限吗？

没想到更严重的违法迫害还在后边哪。

几天以后，崔湘君没有被他们熬疯，这几个警察疯狂了。这一天，四个人全到齐了，这样的情况比较少，一般是轮流来，全都是阴沉着脸。没问几句，就迫不及待的动手了，抽耳光，拳打脚踢，很快就逼到了墙角，打倒在地。门的右手墙角有监控器，那下面应该是监控器的死角，这说明他们知道这是非法的，不愿被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听到痛苦的喊叫声和呻吟声，应该是非常严重。

后来，他们和我们说带崔湘君去水房，没让我们跟去。我们看到崔湘君满脸是伤，有血痕，眼眶一个大黑紫的圈，因为夏天穿着短裤，可以看到双腿上有大片的黑紫肿胀瘀血，这帮畜生真够狠毒的。从水房回来，血痕被擦洗掉了。后来几天，我们带崔湘君去水房，有时洗洗脸和脚，看到了他身上更多大面积的伤痕瘀紫，两大腿的内外最为严重，真是不忍目睹，心里特别难受。据他们说，猛踢大腿根部，人最疼痛难忍，既死不了人，又让人最痛苦。

最让我惊奇的是，从崔湘君的眼神里表情中竟然还是没看到一丝的怨恨仇视，我因此对法轮功学员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敬；相反，我对北京公安局和劳教所警察的尊敬和羡慕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们和崔湘君说话都非常善意，我们只能用语气（可能就是几个字）和眼神来表达我们的敬意。（本文有删节）◇



# 历史回眸：纳粹入侵波兰前夕

【明慧网】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不过，要对波兰开战，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当时的波兰根本没有进攻德国的意图和迹象，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实力。然而，这难不倒惯于信口雌黄的纳粹。

1938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头版大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为了把骗局搞得乱真，



纳粹入侵波兰

纳粹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煽动德国人的仇恨。

8月31日，夜幕降临之时，150万德国大军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出击。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继续欺骗，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和平建议”。甚至在华沙

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迷惑世界。

纳粹的宣传机器就像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戈培尔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然而谎言政权及其制造的陷阱犹存。《红朝谎言录》序言中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中共党魁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们，警醒啊！◇

## 谁导演了这场戏

在电影、电视的片尾，经常会穿插一些拍摄花絮，这些普通人平时难得一见的荧幕之后的故事，常常让人们忍俊不禁，倍感放松。特别是在对故事情节陷入很深时，会让人记起自己是在看戏，不必为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太在意。

今天我们也来看一幕荧屏之后的故事：警察们抬着死者来到山上，他们将遗体吊在微波塔铁架上，在铁架下摆上一幅照片，敬上酒，并烧了七炷香。旁边，摄影机、照相机在忙碌地拍摄着，还有人对死者的妻子“专访”……

这是1999年5月23日中午，发生在吉林辽源杏林山上的一幕。警察们抬的人叫李友林，他于头天夜里吊死在微波塔。那么他是因何吊死的？警察们又是因何又把他的尸体抬到山上挂起来，并布置场景录像呢？一位和李友林做了十年邻居的正义人士于2001年向国外媒体明慧网披露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李友林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安恕镇的农民，后举家搬到辽源。李家很穷，靠李友林上市区给人修理自行车维生。1999年5月22日，李友林所有的修车工具都被城管没收了。失去了谋生手段，他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喝了很多酒，到山上自杀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了，就打110报警，警察来到现场。左邻右舍的人都去看。李友林的妻子也赶到山上，哭诉丈夫的死因，还说要告城管部门，是他们害死她的丈夫。警察们将李友林的尸体放下，运回他家中。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中午时分，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这时李妻的说法也由上午的“城管害死丈夫”变成了“练功自杀”。

就这样，一个被中共政权逼死的典型的“贫苦农民自杀案”，在中共人员一手导演下，摇身一变，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之一。



## 法轮功禁止自杀

在事实面前，中共导演的“自焚、自杀”等假新闻败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禁止杀生和自杀。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第七讲〉中写道：“炼功人不能杀生。”《悉尼法会讲法》中写着：“自杀是有罪的。”◇